

青溪舊屋文集

青溪舊屋文集卷八

儀徵劉文淇

寶應喬君傳

君名德謙字循吉寶應人高祖萊舉康熙己未博學宏詞官翰林院侍讀與靳文襄公爭議海口奪官直聲著海內曾祖崇修用人才辟召既見以疾固辭授銅陵縣教諭抱道自重士林模範君少承家學博通典籍言必遵經動必守禮雖未膺祿仕而時時以人心風俗爲憂勤懇懇稱道不倦人見其出于至誠也亦頗有所感悟焉嘉慶丙寅丁卯間會稽莫侍郎晉督學江蘇深器君歲科兩試皆第一十赴省試僥得復失僅充歲貢未展其才年踰六十猶藉授徒以供餽鬻人咸惜之君處之泰然無幾微不平之色道光紀元勅直省大吏舉孝廉方正之士鄉之士大

夫以君名應 詔君固辭不獲時霍丘張先生鼎爲訓導
主持名教深以所舉得人亟上其名于督撫吏胥廉君貧
遂格其事而飭地方別舉君聞之笑曰固吾志也鄉人以
舍君別無可以當之者亦不復有所舉報夫以 國家旁
求之詔間一舉行主者固宜慎重遴選以光大典以余所
聞躁進之士先結納其搢紳又以重貲啗胥吏大吏亦忽
不省察濫廁薦牘者有之矣君固有所深恥而不屑爲者
卽得焉亦豈足爲君重顧吾異夫君之鄉人獨持正不阿
固有以見人心風俗之厚抑亦君所以感之者深耶君好
讀書而著述甚少嘗爲不食牛說曰不食牛肉今人概指
爲釋氏之說不知先王之道常人皆不得食卽有位者亦
不易得食也禮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玉藻曰君無故
不殺牛亦謂諸侯也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類平日所

食惟豕朔月加以羊玉藻所謂朝服以食特牲三俎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也天子之大夫與諸侯同外此惟孤卿祀以特牛大夫雖祭祀不得以牛惟用少牢祇以盛葬奠之故加一等雜記所謂卒哭成事祔皆太牢是也士祭並不得用少牢惟以特牲庶人則魚飧之薦而已大夫士助祭於公頒祭肉或得食牛公食大夫及大夫爲聘使者士爲介主國饋餼或得食牛天子耕籍田庶人終于千畝王畋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或得食牛周禮牛人軍事其犒牛此行兵之禮非常法然亦當犒而後犒也舍此數者皆無從得食且所謂牛者豢于牢筴監門養之非耕牛也卽求牛索牛亦非耕牛也耕牛不殺律令自有明文今人屠牛列肆漫無顧忌是天子所用之大牲庶民以爲常膳天子所不食之耕牛而庶民食之其悖禮害義甚矣反謂

不食牛肉惟浮屠之說爲然不亦慎乎卽有不食者亦多爲因果之故而不知先王之道本不得食也又爲四豆約曰昔費制軍刻譚少司寇五簋約將以變化風俗也其意良善惜考之不精而卒不能行也蓋簋是盛黍稷之器若盛餽饌者止可謂之豆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今之碗碟皆登類也借名曰豆自可豈可謂之簋乎又所謂五簋者亦殊有辨詩曰於我乎每食四簋又曰陳饋八簋玉藻曰諸侯朔日四簋易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周禮掌客簋十有二皆以耦數言之所謂鼎俎奇而籩豆偶也夫學者之於聖經猶居官者之於律令也當羣言龐雜之時徵之經則定矣考之禮牛羊豕爲太牢惟天子得用之羊豕爲少牢諸侯大夫得用之若士則惟用豕以士之吉禮言之

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豚一魚一腊一其豆則醢醢二
豆菹醢四豆此皆吉期所用若納吉納徵則脯醢而已脯
以遵醢以豆士冠禮脯醢鄉飲酒禮脯醢今人尋常宴會
皆用八豆是行上大夫之禮矣若有喜慶則用十豆是駕
上大夫而上之矣況所謂庶羞者又不止葵菹羸醢之謂
耶夫古今時地雖殊人心則一試熟味論語與其奢也寧
儉之語及檀弓國奢示儉之說可以行禮矣今約有喜慶
事則用士昏禮醢醢二豆菹醢四豆之例若尋常親朋聚
會則用鄉飲脯醢之例若欲增加則以四豆爲斷不可再
增蓋少牢賓尸遵豆不過四也皆根據禮經無鑿空之談
君之弟子劉君楚楨於君卒後致書於余曰吾師操履篤
實不欲以文辭見所作多不存稿此其鋟板以勸俗者爾
今檢敝篋僅存此稿雖不足以盡吾師之學然其矜細行

慎小物與殷勤牖俗之意卽此亦可窺見一二大懼湮沒
並此無傳乞錄而存之余慨末俗澆漓士一登仕籍感大
吏之知樂其勢位有所沾丐執弟子之禮甚謹甘冒明禁
而不恤至少小所從受業者發蒙振聵具有啟迪教誨之
德非薦舉一日之知比也顧忘其所自不復省識甚至反
脣相稽以所學蓋其師今楚楨于其師之遺文寸楮片札
猶珍惜保護若此可不謂賢乎哉楚楨每爲余道君之學
行余心儀久矣歲甲申君存楚楨于儀徵道過郡城猥辱
先施得陪几杖君儀狀古樸言詞簡拙清粹之氣盎然流
露望而知爲讀書好道之君子也別甫一載君以疾考終
于家楚楨旣銘君墓復具狀誣諉作傳余嘉楚楨不忘其
師又與君有一日之雅故義不獲辭爰述其崖略俾後之
纂邑乘者有所考焉

戴靜齋先生傳

先生姓戴氏原名避

宣宗廟諱改名清字靜齋其先世爲休甯人祖父始遷揚州先生天資穎異自出就外傳性耽典籍凡有關實學者勤加採錄異同疑似尤所究心著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自序云漢人談經最詳典故宋大儒視典故爲粗跡空疎者未必不有所藉口我朝文教覃敷名儒輩出卽四子書考據者不下數十家流覽之下勤加採錄垂二十載得千有餘條列孔孟年譜及其弟子考于卷首尊古聖也列記載注疏引用沿襲之訛於卷末砭俗儒也餘分十二卷顏之曰四書典故考辨爲朱子諍臣不爲朱子諛臣實事求是前人固言之矣其解論語拜下云臣之見君當拜下者覲禮九聘禮四燕禮十二射禮四公食大夫禮六凡此

五禮皆所謂禮也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未備其解孟子不挾兄弟而友云江氏永云古人以婚姻爲兄弟挾兄弟而友與挾故而問相似余謂爾雅釋親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僖二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此江說所本當從之所論皆確不可易而最精者尤在地理如孔子之去魯至衛去宋至陳孟子之自鄒至梁去齊至滕以及太師之適齊亞飯三飯四飯之適楚適蔡適秦大王之踰梁居岐晉人之由虞伐虢莫不核其遠近計其險夷凡正路歧路之殊陸行水行之別皆一一書其古地證以今名犁然若聚米畫沙俾閱者瞭如指掌真有功經義之作也又著羣經釋地十卷自序云歷來注經者於地理一門不無疎脫昌黎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

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子敢矜言此哉況乎
儒者足跡不能徧天下徒抱遺編相爭競一有譌錯村夫
豎子皆得指而議之此注地理尤難也然拳拳之心莫能
自己爰取向所錄存者細心辨析是者仍之誤者正之缺
者補之間出己意參訂均釋以今日地名成書經詩經周
禮禮記各一卷春秋三傳三卷爾雅論語孟子各一卷他
經附見顏曰羣經釋地從爾雅舊名亦就閩百詩先生四
書釋地推廣之耳其解豳風東山云史記吳起列傳殷紂
之國左太行右孟門河北諸山以太行爲大秦漢以來謂
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周師自西而東故曰東山其解
明堂位鬼侯云孔疏周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徐廣
史記注云鄴縣有鬼侯城案鄴縣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四
十里集說以爲鬼方非也其解襄三十年傳成愆奔平時

云杜注周邑按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此邑必近周郊祭天處當在洛陽縣境其解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云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按閻若璩云夫差穿溝疑爲今儀徵舊江口正漢江都境城亦在大江濱其解釋山獨者蜀云案揚州城北有蜀岡蓋取其一山獨矗也全書之考稽精審類此者甚多此外尚有雙柑草堂古今體詩八卷古文二卷駢體文二卷經史管見四卷史記說苑新序正誤各一卷韻辨三卷左氏兵法集證二卷惜多散佚不傳先生弱冠補儀徵縣附學生屢試高等食廩餼以嘉慶癸酉歲貢生在籍候選訓導道光丁亥年卒年六十六子文超文起文越余應童試時先生爲認保余以師禮事之先生顧折節下交凡所著書屬余校定偶有譁議先生必改而從之余每嘗愚付梓顧以家貧力不能刻今墓木

已拱文超等寶藏其書余故詳述先生著書大指俾後之人有所考見焉

王峙亭先生家傳

先生諱家幹字峙亭先世太原人明洪武初有諱福二者積功仕至金吾衛正千戶卒葬儀徵縣烏塔溝後遂著籍焉至石泉公諱復旦以文學起家中式順治辛丑科進士官石泉縣知縣支派蕃衍康熙雍正間掇巍科登臺省者蟬聯不絕先生則石泉之五世孫也幼有至性母喬孺人多疾先生一夜必數起問寒煖母睡輒屏息伏牀席側不敢一轉移其身自謂至老夢寐猶惕惕云十七歲偕人赴童子試日暮投旅舍時溽暑蚊集衆爭就帷中宿室旣滿先生遂獨坐大槐樹下揮扇竟夜其與物無競類如此胡文恪公督學江南時取爲附學生員屢赴省試無所遇遂

開戶訓子九經皆手寫授讀或曰晡猶未具食則正襟端坐講學益力諸生有來學者束脩之饋必以禮入雖困阨而處之泊如然見義勇爲則又若不自知其力不足者每凶歲沿江各洲居民多溺子女爲去郡城育嬰堂太遠先生欲於中路設一接送公局嘗乘薄笨車行赤日凍雨中往來籌度數四風勸當世卒無有力助其行者先生歎曰好生是天心人心合一者也吾姑具規條以俟之而已先是烏塔溝有祠田經理者多乾沒其租先生旣老則合族而議之審定祭禮器具立案於官俾田無侵奪又出篋中舊積諸生所奉金躬自修葺千戶公十世以下祖墓又於溝上改建大木橋以利行人生平無他嗜好惟喜神仙家言貌清癯而體素健道光壬寅春秋七十有八是時海氛未靖六月上旬夷船入江揚州震驚民人皆遠徙而先生

先以微疾於四月三十日考終里第類乎知幾者子三人
僧保翼鳳慶保僧保翼鳳皆諸生博學工文辭與文淇交
最久以行狀來誣諉作傳謹舉其崖略著於篇

論曰史記述秦漢人主求僊之侈以爲世戒而留侯世家
於黃石公赤松子則又樂道之何也佛法至漢明帝時已
入中國許叔重生於後漢中葉佛教大行而其解佛字但
云仿佛也至解僊字則云長生僊去解眞字云僊人變形
而登天解僊字佺字云僊佺古僊人名由是觀之世未嘗
無僊人也先生好神僊而操履篤實造次必於儒者可謂
善於學僊者太史公贊留侯運籌決勝數見功力而特推
原於老父之授書有以哉有以哉

文學汪君傳

君姓汪氏諱穀字小城其先歛人六世祖國儒遷於揚州

曾祖諱煒祖諱詩伯韜光抱璞隱德勿耀父諱錚始隸籍
儀徵以歲貢生中式嘉慶六年舉人揀選知縣績學敦品
鄉黨矜式君資性瀉篤天才卓犖甫冠補縣學生赴省試
者三既不遇復以疾遂棄舉子業疾八年而卒時道光八
年十二月十日也得年三十有五君齒稚于余五歲所居
至近然自丙子歲始於薛子韵所相識君潛心經籍鑽研
甚勤其爲文儁傑廉悍力追古人顧不以予爲不材每削
稿卽就點勘又常以經義質問反復辨論無忤容倦色家
至貧恃館穀爲生其發篋誦讀也恒於夜呶唔之聲率達
旦遂以此得咯血疾友朋勸其少輟君諾之然少間仍誦
讀如故君素工書求者頗夥及見涇包慎伯先生授以筆
法遂肆力北朝碑刻一變妍媚之習時好者轉嗤笑之而
君信之愈篤其勇于遷善不恤人言類如此又好輿地之

學于歷朝地志諸書鉤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瞭如
指掌當食猶以手指畫形勢稍有不明晰者吐哺執卷詣
友人審問必得其通而後已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
通經學古爲迂君以羸弱之身又久不與試事此豈有所
爲而爲之顧好之如此其篤也君天性孝友生平無子弟
之過雖抱沈疴猶力疾授徒以束修所入潔白養母然家
無僮僕病中所需藥餌皆母氏躬治之君以是自疚而疾
日增劇及疾革顧謂諸弟惟以久病累母爲恨然則君固
以勤學死而所處之境又足以促其死焉重可哀已君慎
交而誼最篤同儕有所不得君苟知之雖力不能助然必
代爲之謀得則喜否則惆悵累日忽忽若有所失身死之
後親故無所訾議弔哭皆哀夫以君之行義學術無愧前
修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必不止此必將有以自見于世而

奄邁痼疾綿歷歲時病中著述多未成書中道殂謝有志未就古人所爲太息于非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後而重致傷悼於命之不可知也耶余旣恨識君之晚重以杜門養疴罕能極友朋晤語之樂又深悲君賁志以歿車過腹痛不能已于言而尤恐余言之不足重君也嗣子寅壽雖在襁褓然岐嶷有知識他日能讀父書而聞君未竟之業庶幾君之祉有所施已

文學方君傳

君名申字端齋本姓申氏舅氏方取以爲子故從舅氏姓而以申爲名其世系詳余所撰方節母家傳中君少孤家貧傭書於外以所得錢奉節母甘旨備盡色養室中極狹母歿徹去床几僅容一棺時久雨不霽屋恒漏君以席覆棺差免滲淋晝夜坐臥於其側衣服沾濡不離苦次如是

踰月始克舉葬既竣事卽置几筵於室中以奉主遇時節
及忌日必從食肆中市羹飯置主前祭之雖祁寒暑雨未
嘗輟懷慶太守汪君孟慈謂君之孝不愧古人故表君之
墓曰孝子太守卽節母之族弟也君雖以傭書廢業而素
通文義人以藁本倩君傳寫者大率多塗乙難識君悉能
辨之且爲之校正誤字余舅氏淩曉樓先生重其爲人命
其子鏞師事之道光己丑舅氏卒時鏞方八歲余攜之歸
而仍延君課鏞讀君訓誨懇摯終日坐書室中於世俗之
紛華泊然無與余因與劉君楚楨勸君習制舉業時君年
已踰四十矣甫應童試屢見黜於有司而學益進至戊戌
冬督學祁公按試揚郡君始以經解見知拔置闔郡第一
督學劇賞之正場試律以人間重晚晴命題蓋爲君發也
補儀徵縣學生員庚子秋赴試江寧積勞成疾歸而益劇

卽於十一月三日卒年僅五十有四祔葬於節母墓側次年凌鏞亦以經解受知於督學毛公入江都學而君已不及見矣君自悔晚學故致力綦勤其最精者尤在周易朝夕鑽研未嘗釋手君以張氏惠言約舉鄭氏易象而未及其他毛氏奇齡引諸家易象而尙多挂漏因徧閱諸家書有涉及易象者咸摘錄之成諸家易象別錄一卷又以易家之言象者以虞氏爲最密惠張二家所述猶未完備因詳核虞注之引逸象者縷析條分成虞氏易象彙編一卷又以後儒解易罕引說卦傳因博攷古注參閱諸緯與春秋內外傳注援據易說卦傳者排比其次第各繫於本文之下成周易卦象集證一卷又以春秋時列國卜筮必據互卦以與正卦相參因尋繹漢儒之所言者反覆求其條理而知互卦之法正例有七附例有二成書一卷名之曰

周易互體詳述又以卦變之法傳之已久言人人殊無所統貫因參伍攷訂以深求其義例之所在成書一卷名之曰周易卦變舉要是爲易學五書君之於易可謂勤矣古之士懷才抱異阨塞而不遇者何可勝道然如君之少苦流離中歲困躓終其身寂寥寡歡者蓋亦尠矣君以貧故未婚娶族中又無可爲君後者君之杞斬焉人道之窮至君而極世有跖弛之士或恃才傲物頽然自放於禮法之外其致窮也有由君則抑然自下束脩安貧而推抑亦若是之酷天道其果可知也耶今孟慈太守悲君之遇爲梓遺書俾垂久遠然則君之所以不朽與天之所以彰君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薛君家傳

武學置於宋仁宗慶祿三年未幾省去神宗時復置選知

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明英宗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勲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已而武生漸多嘗至欺公撓法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其害顧亭林氏嘗慨乎其言之蓋自文武分途輕天下無全才於是執弓挾矢之士目不識丁程試之文多由乞貸一切寡廉鮮恥之事無不爲其有矯矯不群者則必能讀書知義理者也君姓薛氏諱長慶字吉人江都武生先習制舉業兩應院試不售遂改習武工騎射以市工所造弓矢不良乃校其材幹程其翔俯遲速之故躬爲創製嘗謂近之習射者多不讀書不求觀德繹志之訓不明安危往來之體躁進圖功古人曷嘗若是射之形勢古人亦有撰集如射訣射訓射鑒射經等書世多不傳近人所撰圖說則多泥於形象因檢上元楊氏綱

所著弓矢小引示其徒曰此書頗費心力所繪諸圖便於初學然神妙則不在此射以意爲主孟子言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所謂非爾力者卽意之謂意者智也能善用意則目至而中目不至而亦中中在矢也所以中者不在矢也君精於論射如此方今整飭戎行修理武備正思武臣思將帥臣時而廣場校力之地又非若糊名易書五色迷目者比宜無有棄才之歎然君屢應省試已入彀而復黜者二信乎命之不可知卽命中之技亦有時而不足恃也耶君年逾五十始絕意進取暇時作爲文章屬余點定其文采頗可觀生於乾隆癸巳正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丁未五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五子壽江都增廣生以經學詞章知名於世

方節母家傳

方節母者吾友方申端齋之母也母姓汪氏江都人父秉燧國學生家素貧母以鍼黹佐甘旨每飯不肯滿量終其身遂不能善飯幼讀書明大義族父容甫先生劇愛憐之年二十國學生方君世堂聘爲繼室而贅於其家逾年母請於父母曰不忍離親者情也不廟見不事姑非禮也於是始歸方氏家於東臺梁埭場姑李孺人性嚴峻母事之得其歡心方君先娶於李無子有妹嫁於申居鹽城伍祐場方君請於申氏曰昔吳朱治無子以姊子然爲子敢援以爲請申氏許之遂以妹之子爲後名之曰申及母來歸生一子早夭視申如已出方君猝得疾母刲臂未及進而疾已不救生平不見外人至是倩鄰媼侍姑已則衝冒風雪率舊時僕婢挈舟十數里外求人借貸申時在本生家聞信奔歸已不及視含斂甫終七索逋者盈門申遠出求

助未返而李孺人又卒母百方乞貸始克將事後來郡城假宅於親串家申以傭書養母先是居梁塚時洪湖水漲下河被災飢民載道有男婦四五人皆枵腹日暮無所投宿哭於里巷母請於方君令其暫棲門內並煮薄粥以食之次日見有寡婦攜孤兒者母留之數月及居郡城每遇廢疾及年老乞食者卽無錢必搜篋出破布敝絮與之蓋天性好施如此性鯁直人有過輒諫不聽則止他日有過又諫申嘗請曰前諫不聽今能聽乎母曰人有時而昏其不聽者值其昏也焉知今日不值其不昏乎吾何靳焉嘗訓申曰人至剖肝剗肉而無痛苦者一心之誠使然也吾嘗有所試矣此亦愚拙者之所爲也汝讀書未成不得謂之不拙惟拙而能誠庶有以自立耳母卒於道光丙戌八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一申以所作行狀誣諉作傳申爲

人寫書無一誤字余與劉君楚楨勸其習制舉業時申年已四十辭以過時而學恐不能成余勗之曰必欲余爲君母作傳者君必讀書而後可申遂慨然勵志於學戊戌十月督學祁公按試揚郡申以經解見知拔置第一補弟子員距母之歿十二年矣申自泰州寓書來責前諾余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而爲之傳

論曰詩云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鄭箋謂女而有士行者觀母所爲得不謂有士君子之行耶母守節時年三十一格於例不獲請旌或有勸減一年者端齋謝之曰吾母不欺暗室吾敢誣吾母乎端齋性誠篤而年又長余與楚楨甚敬之而端齋顧執弟子之禮維謹此亦世俗所難能者其漸染於母教也深矣哉

汪母楊太孺人家傳

母楊氏甘泉人處士某之女儀徵汪先生錚之繼室也先生初娶於吳生一子二女而卒子名補母年二十二歸於汪逮事君姑孝養備至生子四人穀和秦程女一人而撫前孺人子女如己出先生家極貧久困諸生嘉慶辛酉始舉於鄉七赴禮部試卒不第自鄉舉後南北奔馳又率常遠館他縣家政悉母主之是時穀甫九歲和與秦尤幼母經營米鹽提攜子女家無婢僕凡炊爨補紉煩擱之事皆取給於一身日間操作夜則篝燈課讀恒無一息之暇以故年未四十而氣血早衰歲丙子穀和同補諸生而先生以戊寅冬卒穀之妻亦尋卒母憂傷憔悴自是終其身尠一日之歡穀力學得咯血疾母苦禁之讀而穀嗜學出於天性病稍間卽讀母調護湯藥凡七年而穀竟卒前數日穀呼羣弟前哭而言曰穀不孝以病累老母不能盡一日

之養母百年後其以衰一襲焚吾墓前愼母忘母聞之益
慟穀卒一歲而程又以勤學死補與和之妻暨補之子士
賢寅壽和之子廷誥士賢之子鴻亦先後相繼天歿而季
女適劉氏者蚤寡夫家無一椽之遺遂攜其子歸於母黨
而爲夫守節母疊遭死喪拂逆之事日在哭泣之中而體
亦益羸憊矣道光甲午秦由廩膳生中式本省副舉人母
色稍喜然以門祚衰薄秦僅有一子而補與穀皆無後補
年已逾五十亟思爲和更娶而和赴京兆試報罷久不得
歸恒鬱鬱不樂其明年秦館於泰州秋回里將赴省試而
母猝病痢秦延醫視之母堅不服藥秦奉藥跪進之以頭
叩地額盡腫母曰兒無庸吾自知疾必不起然不服藥或
可支持月餘俟汝兄畢場事也病劇母始命秦寓書至京
部遷遺教屬和等善事補遂以八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

五初有蛇出自竇母焚香祝曰吾習見此蛇出必有死
吾老矣願以身塞此咎勿禍吾兒也至是母竟卒和在都
久不得家中書心搖搖不自主試竣得母病信卽趣裝出
都及里門始知母卒而北闕報和中式者適至母竟不及
見矣悲夫

論曰余交汪氏昆弟二十年穀之女又許字余子毓崧余
升堂拜母得從子姓之列見母行事甚悉穀於諸子中最
所鍾愛者然有小過輒對客譙讓穀面發赤屏息不敢聲
蓋母甚慈愛而督責甚嚴如此故諸子皆循謹有法度吾
鄉汪氏多賢母劒潭先生之母梁太夫人容甫先生之母
鄒太宜人皆以苦節教其子爲世名人母賢實與之埒和
秦勉乎哉

嚴節婦傳

嚴節婦丹徒人姓任氏爲同縣嚴嘉興妻節婦年九歲失怙母某氏守節撫之年二十一歸嚴氏而嘉興已於數年前得疾節婦調護維謹疾稍愈逾二載嘉興卒時節婦懷妊已三月痛不欲生或責以孀姑守節二十年子若死如姑何遂不復言死閏七月生一子名道發洎道發成童家業益落姑李氏撫道發而言曰家貧如此親族無可依者柰何節婦應之曰有婦在姑勿憂也于是晝勤鍼黹夜糊冥鏹雞鳴而卧率以爲常自食惟糜粥而甘旨滫瀡未嘗告匱姑年老多病節婦侍奉湯藥衣帶不解者累月姑沒喪葬如禮今節婦年五十五矣而操作勤劬仍不少懈云贊曰昔歸熙甫述陶節婦之言謂婦人以死從夫所以自爲計者猶易惟主持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爲難耳觀於嚴節婦之所處信可謂難矣道發逐什一之利以養其

母然每以家貧失學深自悼恨作青燈課子圖以見意而乞余爲文余嘉其不忘母教因作傳以貽之

鮑孝女傳

孝女名魁瑛儀徵鮑友章之女也雍正八年友章攜家至京師以醫自給妻李氏明大義兼通文史友章羈京師者二十年孝女有三姊一妹一弟乾隆九年友章歿李氏綜理家事暇輒課子女讀書孝女常與母及諸姊分題拈韻都人盛傳其雅製焉十七年春正月李氏以積勞成疾百計醫療不效孝女遂操利刃割左股入藥而母疾終不起孝女與其三姊每哭輒慟絕而復蘇者屢矣而孝女竟不勝喪而卒距李氏之卒未百日也孝女生於乾隆丁巳三月初四日卒於壬申三月二十二日年十六歲弟魁名甫十齡其家葬孝女於京師崇文門外吏部考功司主事虞

鳴球爲文表其事道光乙巳翰林院編修汪廷儒訪得其墓捐貲葺治之拓墓表寄揚州而屬文淇爲之傳

論曰孝女事爲府縣志所未載向非虞君作表墓之文匪獨孝女之節不彰卽其墟墓在叢葬中亦孰從而識別之者然虞君之文紀其家世甚略余讀其文覺中多隱義有不得不細爲紬繹者文但云友章夫人李氏而不云有妾某氏但云孝女及其姊三妹一弟一均生長於斯而不云子女爲誰氏出至其下文敘李氏之賢又云小星亦佩其德而奉母曲盡其忱此孝女之所自來歟則似友章有妾而孝女卽妾所生者若然則孝女之致孝於其君母爲恆情之所難而一門雍睦慈愛友悌之風尤足令人低徊感歎於靡窮也余作孝女傳第據墓表敘次之不敢有所增飾以示疑事毋質之義而以所致疑者書於傳後以俟異

日採訪得實更爲文以表之

吳烈婦傳

烈婦姓毛氏甘泉人父德裕以髹漆爲業所居屋二間一爲室一爲肆德裕人甚誠樸其妻王氏亦謹飭烈婦端重寡言適吳天成吳以治明瓦爲業荆釵裙布泊如也生二女一男而其夫卒夫卒未數日而烈婦竟殉夫以死方烈婦妊身時吳已有病將及月辰而吳病漸篤烈婦日夜禱神願以身代頭叩地額盡腫旋生一子甫彌月吳歿烈婦斂夫畢卽欲殉夫母力阻之日夜防閑乃不言死越七日母偶以事暫歸烈婦供夫朝膳畢乳子於桶中給二女至鄰舍而自縊於室時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也道光二十二年得 旨旌表

論曰烈婦之殉夫也有田君廷模者書其事略屬余姊夫

陳君傳洛持以示張明經維楨張君刻烈婦姓氏於縣學待旌之碑然究未能請也旌表例給坊銀三十金然由學至院吏胥冊結之費帑銀尚不足以抵之由是單門寒族得旌者蓋寡道光初元陽湖紳士始有彙建總坊之請院司以前此未有此例議駁再四至七年得旨準行江蘇各府州縣次第興舉而揚州江甘兩邑亦得於二十二年建坊如例彙請者千四百八十六人而吳烈婦始得與焉余因就田君所書事實證以素所聞見者爲之傳後之有志闡幽者遇有節烈之事採訪確實彙紀於冊或五年一舉或十年一舉於以妥貞魂而光盛典豈不休歟

周烈女傳

烈女姓周氏名絡馨儀徵白洋山人家世儒族父廣慶始

廢書習賈道光十年移居郡城北門外宅在街西而設油
米肆於街東女幼端謹寡言笑識字解書算待字於室肆
中事時或紛遽廣慶則呼女至肆襄助凡女功煩擱炊爨
之事亦無不習二十六年四月二日女之母張氏往鄉間
親串家未歸隣有桑源者知女獨與其妹居於初九日人
定時踰牆壞寢門而入爇燭於几女以獨宿故不解衣而
寢者已數日至是聞闔戶聲驚醒則燭光瑩然源立於側
有一刀插几上女急呼其妹起自出帳外叱源曰汝何故
夜入吾室源以游辭挑之女勃然怒復叱之源脅之以刃
女大聲曰今日之事唯有死耳源持刃徑前女以右手格
之傷四指女忍痛奪戶出奔庭中源急追之復以刃刺其
頸流血不止女之妹甫六齡見女倒地乃大號哭鄰里聞
聲驚起急呼廣慶至則源已遁廣慶乘夜詣縣縣令來取

女生供親驗頸傷二處深四分左右小指將斷女憤極不食者十日竟不起縣役旋於二十六日在淮安山陽縣境獲源供認不諱論如律女循例隨案詳請 旌表 予告大學士阮公親詣其廬式之而表其廬曰周烈女室並率紳士請於太守奉主入縣學節孝祠及平山堂五烈祠女生於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寅時卒於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戌時年甫十七

論曰雍正十一年甘泉縣令龔公鑑募建五烈祠於平山堂而記其事於碑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皆邑人而周氏則江寧人寄居揚州者也池氏霍氏俱以未婚殉夫程氏之夫客死粵西聞訃自縊周氏以夫歿俯仰無依不食死裔烈娥以其姑不潔懼爲所逼以青白線自經死此五烈者雖所處不同而從容就義一也若周烈女之事足

以齊芳五烈矣烈女處闌闌之中其父母素疎濶又無母
師之訓獨居一室以禮自防所謂鵠不日浴而白者歟汎
觀史籍所載諸節烈事類皆遭值離亂知此身之必不可
保而先以死自誓一遇禍變視死如歸若周烈女者事出
倉卒非意料之所及能以弱女子力禦强暴矚然不受其
污尤爲難已跡其寢不解衣禮也急呼妹起智也白刃可
蹈勇也昔皮日休作趙女傳謂後之修女史者幸勿忘余
於周烈女亦云

是傳譔於丙午冬其時阮太傅議葬烈女於五烈墓側
烈女之父廣慶因五烈墓無隙地遂歸葬於儀徵通心
集廣慶於丁未冬病歿而所賃之室已屬他姓江都附
監生 鮑封翰林院編修徐雲升國學生焦時蔭廩監
生陳壽文甘泉職員金世源醵金於北門碧天觀內建

祠一間去烈女舊居之室不遠於以安貞魂而彰懿範
爰屬文淇紀於傳後而嵌其石於祠壁云道光戊申冬
十二月文淇並識

青溪舊屋文集卷九

儀徵劉文淇

誥授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

代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河南懷慶府知府汪君之喪歸揚州
卽以其年十月三日權厝於甘泉縣西鄉徐家橋之原先
期其孤保和涵熙介徽持狀來乞表墓之文余少與君之
考容甫先生交君又嘗從學於余熟君之行事不可無以
應其孤之請也按狀君諱喜荀字孟慈江蘇甘泉人先世
居歛自唐忠武將軍越國公華始昌其族忠武裔孫承清
當北宋時自唐模遷古唐至君凡二十七世高祖鎬京工
詩及篆刻始遷於揚州曾祖良澤工篆刻具有家法厚德
高風鄉里矜式祖一元江都增廣生矜立名節不苟取予
性至孝 欽旌孝子父中字容甫乾隆丁酉科拔貢生博

聞強識通知古今爲文典正閎麗卓然成一家言 國史

館儒林傳彙有傳君祖考皆以君官 贈中憲大夫道銜

河南懷慶府知府祖妣鄒氏妣朱氏皆 贈恭人鄒太恭

人苦足疾朱太恭人以口吮之病亟割股以進 欽旌節

孝君初諱喜孫時鄒太恭人望孫甚切禱於神而生君因

名之嗣以避九世祖諱更易今名乾隆五十九年容甫先

生歿於西湖葛嶺園喪歸君哀毀如成人時年甫九歲朱

太恭人親爲課讀比長延同里通儒魏先生彝羣丁先生

瀚韋先生佩金鍾先生懷授以根底之學嘉慶十一年督

學莫寶齋先生晉取入甘泉縣學卽於次年丁卯中式本

省舉人報捐內閣中書復改捐員外郎簽分戶部補山東

司員外郎監督儲濟倉改湖廣司員外郎 欽差東河學

習補河南懷慶府知府 欽加道銜 誥授中憲大夫道

光二十七年八月三日卒於懷慶府任君自傷幼孤鄉舉後託病謝絕酬酢博覽羣籍於文字聲音訓詁多所究心凡鍵戶三年學遂大進父執王懷祖劉端臨段茂堂諸先生咸加歎賞而君額歉然自下殷殷請益於政治沿革得失留心講求下筆爲文皆有關世用不作無益之語君官戶部最久其主河南司稿也東河總督奏撥另案工需久經奉 旨撙節及三汎安瀾後復請動帑君力言於上官奏駁時河工用度浩繁乾隆嘉慶年間均係攤征于民積欠在嘉慶二十二年 萬壽恩詔以前有八十二萬兩之多君亟言于英煦齋相國和奏請豁免其主貴州司稿也兼管各關權稅力主不添關不添稅之議江蘇巡撫咨請以揚州儀徵攔潮閘改駐新城擬增設羅泗閘君以爲揚關統轄南北爲賦稅要地至于分口小閘吏胥多藉稽查

以肆擾害且新城至揚厘四十里已有攔潮閘若再增閘似重徵擾民有傷 國體力主議駁載入則例有議增浙海關稅肩挑步擔一例征收者有議以儀徵商船飭令至瓜洲交稅由長江至沙漫洲復繞道至瓜洲不獨舟人不便于行且恐滋賄囑關吏之弊君皆力止其議道光十年正月補儲濟倉監督不置車馬不隨僕從以杜騷擾需索之弊嗣調海運倉監督以丁朱太恭人憂去官十五年入都戶部尚書奏留本部管理井田科主稟十九年保送河工引 見奉 旨記名蒙 召見 垂詢科分及在部歷任諸事甚悉有久資老成之 諭奉 旨發往東河六月到工隨同栗恭勤公防守兩河凡遇老卒多方詢采于隄工泉源漕運賑務靡不悉心講求恭勤公深相倚重所陳機宜皆邀契賞二十一年學習期滿保奏奉 旨發往東

河以知府用君具摺謝 恩蒙 召見於圓明園大宮門
垂詢東河情形甚悉又問前人有用輒工者否君以黎
襄勤之成法對可以堅久掛淤至爲搶險挑溜起見則輒
工亦較稽料更爲得力

上嘉納焉 陛辭請 訓仰蒙垂 諭云汝是讀書人學
問素好今用汝外任須要實心辦事不可習尚浮華君謝
恩後卽馳抵東河七月奉委防守黃河北岸七廳值下
北搶險君晝夜搶護不遺餘力化險爲平二十四年中牟
河決委掌攔黃大壩君會同都司劉公天保晝夜巡緝獲
放火搶奪工料連傷人命匪犯楊元杜栓等二十名嚴治
之牟工合龍議敘奉 旨賞加道銜二十五年補懷慶府
知府下車之始日坐堂皇聽斷凡遇應提之案不拘情面
不易時日履任未久審結積案百數十起先是二十三年

河內縣民李百幅調戲李遂姐羞忿自縊一案始則其母受賕匿報旣以需索未遂屢控經年案事者疑以和姦久之未決君悉心推鞠盡得其情抵李百幅於法旌李遂姐於朝獄遂平反暇輒巡行郊野勞問民間疾苦懷慶北枕太行南瀕黃河自清化以北武陟以東每屆嚴冬時有刼掠君捐資團練鄉勇民壯時時親率巡查盜賊之風爲之頓息郡中舊有覃懷書院歲久傾圯君捐廉五百金重爲修葺增建學舍每值課期必在院終日品隲文藝講貫經史孳孳不倦丙午科鄉試闔郡中式者十人周嗣敬領解文風稱盛郡境濟河發源於濟瀆廟分支於栢香鎮東穿郡城至龍澗村入沁此乾隆四十八年所修故道也旋因沁河灘地淤高水洩不暢河身節節壅滯嘉慶十二年間濟水盛發下游爲沁水頂阻旁趨官道滙注成河

土名官路河繼又別開南北河一道導引入黃仍未暢渙每逢大雨溢出爲患河武兩邑互相訐訟君徧詢故道形勢親履查勘剴切出示勸挑又恐沁水淹入郡城用水旱平測量郡城一帶至龍澗村水口較之沁河外灘高出數尺可無倒灌之患乃於道光二十六年四月興工親行督飭將舊河身及四門城濠逐段挑濬深通一律七月工竣濟河遂復故道計自栢香邨至龍澗東西七八十里得水澆地一萬二千餘畝郡內西王曲邨舊有河形壅塞已久居民爭水致訟君親行履勘督飭興工分水六道引沁流以資灌溉得水澆地三千餘畝河口建閘外加八字石牆以禦沁河伏汎居民立碑頌德名曰新開汪公河二十六年閏五月大雨浹旬沁丹並漲水高九尺有餘淹及沿河邨莊三十六處居民大恐君冒雨馳赴搶護自河內天師

廟至武陟木欒店百餘里間督率屬吏竭五晝夜之力將民堤加高培厚又於張莊喫緊處所捐廉趕築甃壩堤身賴以穩固又親赴被水卹莊散放饅餅分給蓆片搭蓋竹棚暫避風雨工穩水落始請緩征繼求撫卹大吏入告蒙恩發帑賑給口糧君又親赴各村莊查勘撫慰目擊情形聲淚俱下災民迎送道左咸感泣曰此吾儕眞父母也是年饑饉接畛河內濟源兩縣搶糧者眾禁之不可君出示勸諭富戶有屯糧者酌借與親族鄰里公同登記簿籍俟歲有秋照償不償者許稟官追給并勸富戶煮粥分路以賑窮民之無告者由是貧富皆安各縣取以爲式嘗查郡境離水較遠者諭令鑿井輓轆引汲資灌地畝每行郊外輒就農民諄諄曉諭人皆鼓舞從事故二十六七年間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同時被旱而懷慶府屬獨輕賴

君勸脩水利有素也君體素健年逾六十鬚髮未白自中
牟工次掌守大壩烈風雨雪經秋徂春宿於蘆棚蓆地而
卧感受潮濕頻年夏患脚氣然調治至秋卽愈去夏又告
愆陽深入太行山步行峻嶺亂石中六十餘里至白龍潭
取水歸郡始得大雨炎天遠道涼霧深宵感受山嵐暑濕
兼之積勞遂至一病不起君生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十
六日春秋六十有二著有 國朝名臣言行錄經師言行
錄尚友記從政錄孤兒編且住菴詩文彙凡若干卷又編
集名公先輩所譔傳誌詩文爲汪氏學行記娶范氏 誥
封恭人子三長保和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出嗣君從兄壻
後次淳熙次介徽俱國學生考取國子監算學天文生孫
一繼善君生有至性每與人稱述先世懿德輒泫然流涕
於容甫先生所著書片言隻字無不析及精微心知其意

又於先生手蹟斷箋敝紙無不寶而藏之厯官中外釐姦剔弊每爲胥吏所切齒在部時主梟輿大吏意見不合則面諍不已大吏每以彊項稱之洎爲外官勤求民瘼屬吏每不便君之所爲然君在任時鄰境以漕事屢興大獄而懷慶獨靜謐無事君歿未踰歲歸德彰德諸府縣以辦災不善暨挑河糜帑事爲科道糾參大吏俱被嚴議而懷慶屬吏無被訐者則君之治績可知也余次序其家狀擇其大者表於阡且系之以銘曰

吁嗟汪君亮節高誼處爲孝子出作循吏儒素承家經術飾治勤官而死誰不墮淚伐石表阡我銘無愧

劉迪九先生墓表

道光某年月日寶應劉寶楠楚楨以其先人行狀及遺書來請銘文淇與楚楨游最久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姓

劉氏諱履恂字迪九先世蘇州人明初遷寶應遂著籍曾祖中從康熙戊子科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晟附貢生本生祖家昇康熙甲午科副榜貢生以孫台斗貴贈工部營繕司主事父世詵附貢生世修儒業邑人稱道學家必曰東門劉氏先生年十八補揚州附學生試高等補廩膳生中式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年四十九矣時主試者爲故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故編修大庾戴公心亨所取多績學士而寶應劉氏有三人先生其一也累赴禮部試不第大挑二等錄用教諭改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卒於京師從弟營繕君以其喪歸先生事親孝謹父早卒母成孀人多疾先生與諸弟更侍不假婢媼雖褻器必啟視色如常則喜與諸弟友愛治家內外有法度善議論有幹事才解紛撥煩拯人困急嘗畀族人金使治生卒蕩其貲迫飢寒其

妻復甚之來某曰雖渠必更助我無顏尋病死先生斂葬之族某將遠依其戚謀于先生時方鬻田償責輒盡持其直以爲贐其行誼類如此幼習毛詩長乃博覽經史百家之說其說經多以經注經折衷一是其詩溯源騷選質雅冲和著有秋槎雜記一卷義迹山房詩稿一卷卽今所刊刻者也先生凡再娶皆喬氏初娶同縣附貢生其崇女賢明不壽繼娶同縣廩貢生光宗女幼涉書史略通文藝年十九來歸前孺人所生子女皆幼孺人曰欲兒輩學閔子騫我先勿爲閔子騫之母慈愛終其身先生鄉舉後奔走衣食終于旅次孺人仰事成孺人俯育諸孤井曰皆親操之成孺人疾不御藥孺人奉藥跪床下率諸子以次伏地移時乃強御孺人退至私室慟欲絕隨遭成孺人及伯子仲子之喪哭泣無虛日年未五十衰病如老人處娣姒善

忍讓憂喜與同授事必力教子束修外不名一錢自立身
行已至一話一言朝夕檢誨反覆不倦卒之前月將有事
先墓猶力疾治滌濯必敬必潔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先生
卒於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八前孺人卒
於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四孺人卒於
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五合葬城北二
十五里黃塍溝之原前孺人生萃集廩膳生芝集增廣生
女適歲貢生喬德全孺人生寶樹嘉慶丁卯科舉人五河
縣教諭次寶楫次寶楠道光庚子科進士直隸元氏縣知
縣孫八人霽縣學生霆恭綬恭珩恭笏縣學生恭冕恭絢
俱府學生曾孫一長年先生以寶楠官贈文林郎元氏縣
知縣兩孺人均贈七品孺人旣次序其狀因表其墓曰昔
歐陽文忠公爲唐子方之父贈公作墓表其言有曰余於

此見朝廷所以褒贈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今之爲子其有克自樹立者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嗚呼文忠之論可謂善勉人子者矣抑余又有說焉世之褒贈及親者豈少也哉然不能如子方之直聲亮節則亦無以貽親以令名雖榮名之褒贈曷貴焉楚楨爲縣令十年所至俱有循聲是真無愧於子方而能以令名貽親者矣榮名之寵云乎哉因系以銘曰
先生之學博乃益精先生之德晦乃益明惟兩孺人同宗之秀先後來歸女誠是守厥有賢子競爽迪哲能讀遺書能揚先烈果有令名以慰孝思伐石表阡我無媿辭

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

道光十九年四月八日前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卒卽以其
年某月日葬於泰州南鄉之張家堡與其配兩孺人合兆
冢孫祥棟以狀徵銘祥棟與其叔宇光齊名子先後與締
交得聞先生行義甚悉宜有銘先生姓程氏諱應鍾字序
東先世休甯人康熙中由江都遷泰州曾祖諱雲鳳 誥
贈通奉大夫祖諱盛修雍正庚戌進士由編修改官御史
進詠史樂府十二章得 旨褒獎後官至順天府尹考諱
選青乾隆癸酉舉人先生幼承家學熟于史漢工制藝尤
精筆札乾隆中遵例以未入流投効分發安徽補銅陵縣
典史自漢世嗇夫游徼由三公辟薦至達官者史不絕書
沿及唐宋茲風未沫故其時多魁傑之選後世微員不能
有所拔擢居其職者率闕冗不治事其不肖者至勾通胥
吏因緣爲奸而忘其恥先生獨毅然有所不屑也銅陵故

涪邑又屢被水先生奉檄散賑有蠹役盜用錢二十千立發其奸其極貧不能待大賑者先捐廉以濟凡辦賑者七前後所捐踰千金或遇水阻不得前則解轡以涉巡撫荆公道乾時爲池州守欲拔用之不果後捐升縣丞在任候銓嘉慶十三年獄有逃犯革任旋緝獲開復遂請告歸士民送江上有泣下者而是時山陽冒賑之案適發郡守縣令皆獲罪大吏亦受嚴譴人乃歎先生之廉能不可及而尤惜其治績無由上聞也後十餘年祥棟至銅陵扶其祖妣張孺人柩邑民環問先生起居爭來襄事其視古循吏得民心者亦豈有歉哉先生歸里後事其伯兄甚謹年踰七十而拜跪應對之節罔或失訓勉子孫各勤所事絕不問家人生產先是京兆公旣乞養歸其別子有留京師者因家焉宇光幼往依之以年例已符入籍宛平道光丁酉

舉順天鄉試第一先生年已八十二矣踰二年卒春秋八十有四先娶延安府知府漢陽張公輔女繼娶澳門同知長洲宋公清源女生男六人紹煥候選從九品早卒次紹安紹裘紹康紹沅次卽宇光女四人皆適舊族孫四人祥棟廩膳生祥森祥桂祖望曾孫葆慶貽慶銘曰

矯矯先生能守其身祖武是繩不以官卑而怠厥司以禮自持救民之災如已斯飢清白是貽胡此末職不稱厥德下民其惑天聽維聰福祿來崇不於其躬於其孫子報施之理斯銘請視

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

君姓劉氏諱鞏字又曾原名錫爵字得天先世蘇州人明宣德間遷居寶應入世祖永澄萬厯辛丑進士官兵部主事與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劉忠端公講學東林世所稱劉

職方者也曾祖碩太學生祖斯陶奉祀生父大來揚州府學增生君幼穎悟八歲能屬文稍長益致力于學家極貧叔祖端臨先生官丹徒訓導召至學舍授以經義學益進汪容甫先生每奇君才謂端臨先生曰此君之高第弟子也後將應縣試邑令新安李公與鄉先達語詢邑中年少有才學者先達首舉君名或以語君君慨然曰吾不敢因鄉先達以求進也遂易今名終獲高列洎應院試時方患瘍文成腕痛不可書同試生願以金百鎰售文稿君不與後凡朋試屢有奉金倩代者皆峻卻之曰貪利則喪志逞才則遭忌吾不爲也道光乙酉侍郎辛公從益督學江蘇選君充貢年已四十八矣朝考就職直隸州州判歸里數歲患鼻淵久不瘥氣血始耗復邁肝疾竟以不起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卒于道光十五年五月二十

三日卽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某原配蔡孺人生子三人長
棻次芳芳早殤次晉康廩膳生君旣從端臨先生遊學有
根柢自少至老手不釋卷丹黃雋校簡畢爛然終不著
一書爲文出入韓歐醞釀深厚詩風格雅近中唐偶有作
輒棄去晉康輯其詩文稿僅得十之二三凡若干卷藏于
家余耳君名久矣每讀君文冲和淵雅之氣洋溢楮墨輒
想像其人願內交而不可得歲戊子余與君族叔楚楨同
寓金陵君來視楚楨疾乃得相見余謂君雅似喬君循吉
君於喬君爲鄉里後進其高才不遇也同而樸雅謙抑之
度無一不相似喬君身歿之後子姓式微而君之季子文
采斐然天殆有以昌君之學耶顧余與喬君猶得侍几杖
敘殷勤談笑終日以申其繾綣而於君握手數語卽別去
遂不復相見以余契君至深而會合之難如此殆亦有數

存于間而非人所能主者耶君歿四年君之子以狀介焚
楨乞表墓之文余義不獲辭君雖易今名而知交仍字君
曰得天余謂君之故字與行實相應也因系以銘曰
不汨沒其所賦不憂戚於所遇生有錮之者耶死無戮之
者耶嗚乎是爲吾友劉子得天之墓

鄉貢士陳君墓表

君姓陳氏諱輅字樸生先世自福建漳浦遷揚州著籍儀
徵曾祖詮祖秉洪俱國學生均以君考方伯公貴贈通奉
大夫曾祖妣張汪祖妣王均贈夫人考諱嘉樹道光壬午
進士翰林院編修仕至江西布政使前母氏田贈夫人母
氏朱封夫人君天資穎異八九歲時卽能治說文學篆籀
稍長益進求根底之學自漢唐注疏及近今諸家說經之
書無不究心爲外祖朱武曹先生所器重舅氏朱文定公

視皖學時君與幕中錢唐朱次雲討論學益進因以說文及鐘鼎石鼓文與汗簡互斟酌疑則闕之成汗簡斟酌字其論文大指以爲辭所以達意必有真意貫其中斯無意爲文而文乃不朽自有時藝以來論古文辭者率以時文論古文以提頓折落鍊字鍊句爲法而爲時文者又相與飾其辭曼其聲而不知以闡明理義爲主此古文時文所以交敝也君之精於論文如此故其爲古文也樸實說理初不襲古人之貌而能得其骨時文則自明代及國朝諸大家博觀而約取之由附監生中式道光甲辰舉人其闡中三藝清微淡遠老宿莫不歎服謂君真能不隨風氣爲轉移者而君顧歉然不自足也自鄉舉後益留心於經世之學以期有用於世公車再上益困頓無聊賴而竟賁志以歿也悲夫君孝於親友於羣弟少隨方伯公宦京師時家

甚貧及方伯致位通顯俸入稍優而君被服如寒素見者不知其爲貴公子也方伯卒後家益落君未嘗不以俯仰爲憂然有年家故人官揚州者君歲僅一至其門而未嘗有所干請也君少知醫方伯公之歿於江西也君適居里門痛其不獲侍疾爲俗工所誤發憤精研務得古術國朝惟推崇錢唐張隱菴高士宗兩家間采閩人陳修園之說最後讀昌邑黃氏書益所心折久乃盡通其法大要以中氣爲樞軸神明於升降變化力闢抑陽滋陰之謬十餘年間活人無算太夫人素羸弱君力加調護乃更清健及君患頭痛神志不爲用醫者以阿膠地黃投之竟致不起重可悲已君生於嘉慶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卒於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某日閏年三十有九娶阮氏生一女無子以弟韞之子元幹爲君後次年某月日君之弟韞輅彝等

將以君祔葬於甘泉盤古山西王巷之原方伯公之墓先期以君之遺書及所作行狀屬爲表墓之文余發篋讀之周易毛詩皆手自校勘條舉漢唐諸儒之說朱墨爛然所作古文不甚多其說小七篇利喻一篇責壺賦一篇刻入汪醕卿太史廣陵思古編中其餘說經之作零珪斷璧未嘗訂爲一書蓋君之勤於學而抑然善下不自表襮又如此人或以是爲君惜然君之可傳者要不在此也余因撮舉行狀之大略以著君之爲人俾後世知吾鄉有篤行君子焉抑亦可少塞君羣弟之哀乎是爲表

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

君諱沅字湘芷先世雁門人自君之曾祖始遷揚遂家於揚州祖諱鍾岫字維石國學生考諱震字青來考授修職郎君習儒未成家業中落恒抑鬱不得志甫踰強仕賁志

以卒孺人姓姚氏考諱節生家本饒裕暨歸君而茹苦食貧安之若素生二子一女而君卒所生子女長者方六歲幼者甫周晬賃房一間中停柩孺人率子女食息寢宿於其旁既無寸田尺宅之遺又無期功強近之親可通乞假唯恃女紅所入以給朝夕祖塋雖有隙地四無出向俗謂絕地孺人既貧不克葬兼以宗祧所關冀稍有餘資別卜葬地凡柩停四載而房主索屋急孺人計無所之飲泣舉殯葬君於祖塋中暨反虞而房主已將屋瓦揭去母子四人中宵露處其中表姚君楫川爲假宅於陳氏後乃得以針黹所餘別爲賃屋教子女俾得成立家室再造皆孺人之力也君生於康熙癸巳六月十六日卒於乾隆癸酉十月十二日年四十有一歲孺人生於康熙壬辰十二月十五日卒於乾隆壬寅十月初一日年七十有一歲以乾隆

癸卯年三月初二日合葬孺人於甘泉縣西鄉殷家湖之
原卽祖塋也子二人桂例贈徵仕郎椿女一適王攸孫四
人文煒登仕佐郎文炤國學生文煥儀徵恩貢生文焜縣
學生曾孫三人坦縣學生坪埤元孫銘道光己酉文煥以
狀來乞文表墓蓋去君之卒幾九十年去孺人之卒亦六
十餘年矣文煥之言曰文煥不逮事先祖父母故先祖父
之德業末由知之卽先祖母之節操聞諸先君者亦僅此
耳窺文煥之意亦若以事隔久遠不能覩述爲歉者文淇
告之曰觀孺人之苦節若是則其他行可知觀孺人之苦
節卓卓可傳若是則處士君之能以身教可知子何必以
此戚戚哉晉書列女傳敘云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撰
錄故其紀司空鄭袤妻曹氏云袤先娶孫氏早亡瘞於黎
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謂孫氏元妃

理當從葬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聞者莫不歎息
余謂曹氏處貴盛之極以禮自持作史者據其一節之善
而盛稱之若孺人處至困之境親族間絕無可告語斗室
之中柩停四載炎寒酷暑兒號女號以恒情論鮮有不以
速葬爲宜者且孺人非不知葬有定制踰時不葬之爲非
禮徒以宗桃之故遲遲有待至不得已而從葬先塋吾知
孺人之心必大有所不安於此而天卒使其子底於成立
孫曾讀書自好其昌熾正未有艾絕地而變爲吉壤謂非
天之所以報孺人歟然則孺人遭事之變可謂亡於禮者
之禮也其較曹氏所處不尤難哉爰據其狀表而論之以
備史家之採錄云

烈女劉氏墓碣

烈女者寶應劉準女許字同縣應氏子銓女幼喪母父當

往山東女歸應氏爲童養媳迨吉而銓病女刲臂肉煎諸藥中以進卒不起女持服三年舅姑憐其無依乃遺書於準請別議昏準答書從之女聞投水死應氏以女與銓合葬本縣湖西衡陽鎮事在嘉慶十六年邑士大夫以聞於有司爲之請 旌十九年得 旨旌表祀其主於戚烈婦祠女葬無誌墓之文應氏之族微邑人慮年久就湮將樹碣於墓上而屬文淇爲銘石之辭夫禁樵牧飭厲禁守土之責也勒貞石揚芳徽鄉人之志也乃爲之銘曰

烈女之來非婦道未成兮父命之事舅姑而拜時之禮已行也烈女之死非曖昧以輕生兮舅姑憐之曾不意迫其以死殉也烈女之葬非嫁殤之等倫兮舅姑命之成服而與壻有三年之恩也佳城鬱鬱兮卜宅高阜長淮浩浩兮繞墓左右石有時而泐兮名無時而朽

青溪舊屋文集卷九

青溪舊屋文集卷十

儀徵劉文淇

文學群君墓志銘

君諱傳均字子韵揚州甘泉人予與君同居郡城又以嘉慶丁卯同補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歛洪桐生先生相善也先生藏書至富獎掖後進無不至側聞緒論始自慚聞見舛陋相勉爲根柢之學遂相約購書積三載各得書五七千卷有無相假閱是非相質難者且十年君旣博覽羣籍強記精識於十三經注疏及資治通鑑功力尤深凡反覆十數過注疏本手自校勘發明毛鄭賈服之說其魏晉諸儒不守師法者概置焉讀史則研究治亂得失之故於遺文瑣事亦記誦靡遺而大端尤在小學于許君原書鉤稽貫串洞其義而熟其辭近今小學家推嘉定

錢氏大昕及其從子坫金壇段氏玉裁君謂段氏時雜臆說錢氏較精審大錢文集內有說文答問一卷深明通轉假借之義君博引經史以證之成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又嘗以文選中多古字條舉件繫疏通證明爲文選古字通疏義一書甫草創未就卷第予每研藝至偏旁疑似音韻傳訛者必以質之君君廣引證佐隨方曉答檢書探核悉如所言蓋君之肆力而深於古先所成疏證錢氏之書乃其一孔而非君學之盛也君沈潛而謙退不以所能自衒十赴省試輒報罷歲科試亦屢抑鄉人鮮有知君者而好學之志未嘗少挫君嘗語余曰富貴不敢期但使有暇讀書則願足矣蓋聞造物之篤材也常有所偏至是以優于遇者絀于學老師宿儒常靳之祿利之途然至如君之恬淡求布衣蔬食終其身以盡心于學而亦卒不可得則又

何故哉君家素裕自君之知讀書也忽中落藉授讀以餬口童蒙十餘人環坐斗室率頑劣吮呶耳騷心君抱書危坐丹鉛不去手至生計日迫無以給俯仰乃就學使者聘遠遊福建府主閣學新城陳公用光好善而重士見君所著說文答問疏證恨得君之晚以質制軍金匱孫公爾準孫公歎爲絕作亟令小史錄副嗣按臨汀州君猝感熱疾卒于試院實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閣學厚殯之遣使護其喪歸而留疏證稿本板行閩中將以還朝時過楊授其孤孝釗嗚呼君素性閒曠依人非其所樂以處境爲生人極艱始決絕去鄉里然所學旣見知于府主而閩中賢士大夫交相引重是宜有以稍發舒其志意而鬱抑恒不自得半歲中所得寄示詩辭大都酸惻愴楚余固已悲君之意氣早衰而卒不意其遽至奄忽

也傷已然君之家居墨墨無以自見其厚君者又皆困蹟
無聊賴不足以張君之學而躁進之士每笑其迂拙或至
相引以爲戒君卽老死牖下誰爲傳其書而信其學乎則
其可悼痛更何如耶君之喪至自閩同人旣乞涇縣包君
爲表墓之文于學行世系具詳余故叙述交遊之舊與君
之鬱鬱無可告者納諸幽以志余痛銘曰

已矣子韵復何言賤近貴遠信前論身旣歿矣名則存
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

君諱植之字蘊生姓梅氏祖諱訓自宣城徙江都考諱徇
積德在躬鄉黨稱長者幼孤育於其舅范氏范以爲嗣及
長娶於黃生子某卽以之繼舅氏後而已歸宗繼娶於胡
乃生君君年十二已能爲古今體詩二十學駢麗之文博
覽經史工書善琴而所嗜尤在詩性簡傲凡鄉里先達及

流寓名公有所招邀未嘗輕造其門必歷久知其學實勝
己乃執弟子禮事之朋輩所心折者僅十數人視世俗齷
齷之士蔑如也家貧無書所讀經注及古文詞率手自鈔
寫偶購舊唐書殘本展轉借全帙錄之二旬而畢余交游
中多勤學之士其最攻苦者甘泉薛傳均子韵於百憂中
手不釋卷儀徵汪穀小城病至咯血誦讀自若而君實似
之君中歲叠遭考妣喪未除服而妻許氏又卒家室蕩然
其愁苦抑鬱無聊賴之狀一寓於詩余每不忍卒讀勸其
少輟君諾之而莫能改然君卽不事吟詠而所處爲生人
極艱身非金石摧折之斬艾之欲求無死不可得已余固
憂君之不永年也而君竟以肺疾卒悲夫繼娶黃孺人結
縭甫七載生男女各一皆不存沒之前夕新舉一男君猶
強撫視之名之曰毓曾未匝日縗經一襲加於文祿嗚呼

可哀也已君由揚州府學增生中式道光己亥科舉人生於乾隆甲寅六月二十日卒於道光癸卯九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卽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葬甘泉縣施家沖柩其考處士君之墓君詩近體主少陵古體則導源康樂駢文宗江鮑而參以庾徐哀豔散行文亦雅有歐曾矩矱所著嵇庵詩集六卷友人王君瓚華梓行之其續集四卷文集二卷則門人上元黃國華所刻也江都薛壽及君妻姪儀徵黃春熙亦嘗受學於君謂君之學行不可無所稱述伐石刊詞埋諸幽壤以渴葬不能遠求鉅公之文而丐文於余余文何足傳君君之詩文其必傳於後則無疑也爰爲銘曰

君志之高潔兮飲清風而餐白雪也君學之勇決兮挽六鈞而徹七札也謂韞于中宜有所設施兮奚出門而車軸

折也惟遺編足以垂後兮芳馨其不滅也

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

君姓戴氏諱文燦字蔚華號雲軒先世福建漳浦人高祖諱維瑞貿易六合因家焉曾祖諱世鐸祖諱源父諱廷楷例授登仕佐郎僑居揚州後因家道中落遂歸六合而君常館揚州君少聰慧九歲作蠅頭書卽工整喜摹印章稍長受業於儀徵方立堂先生之門學遂大進嘉慶丙寅補縣學弟子員肄業梅花書院鹽政阿厚菴先生山長吳山尊先生亟稱賞之試皆前列嗣丁母憂事庶母如母視從昆弟若親昆弟戚黨貧無依者君皆賙恤之中式道光辛巳恩科舉人以登仕君年老不赴禮部試越二年登仕君卒哀毀盡禮服闋後兩遇大挑親朋勸君北上謂卽不中式亦可與挑選君却之曰士子讀書所以求祿仕者不

過博父母歡耳今二親俱逝復何志於此耶卒不赴余嘗
謂君有三反君最工制義兼善院體書人咸謂取青紫如
拾芥而君足迹不一踏京華塵此一反也君博覽羣籍於
聲音訓詁致力甚深而同儕講藝酬酢紛紜君獨若一無
所省識者然此二反也君善談名理偶發一語饒有竹林
諸賢風味而束身甚嚴履規蹈矩不似晉人之放蕩此三
反也吾友梅君蘊生嘗作五君詠以齒爲序君居其首次
辭子韵次余次劉楚楨次王西御其詠君詩云淵衷富圭
璧含輝資深美履道眾忘介飲和物莫鄙蘊生固不輕許
人者其傾倒若此則君之爲人可知矣君生於乾隆甲辰
五月二十五日卒於道光戊申九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
有五著有石城遊記子史韻編竹齋印譜鋤月種梅花館
賦鈔種梅書屋詩草聽鸛館試體詩及制義若干卷配曹

孺人勤儉持家孝慈有則生於乾隆戊申五月初八日卒於道光己酉四月初五日春秋六十有二子廕培縣學生孫其祥女適江寧縣學生員汪珏君晚年善病而神氣不衰卒之前二日由揚州剋日遄歸與親友訣別奄忽而卒其卒之日卽登仕君忌日也余與蘊生子韵楚楨西御諸君蹤迹至密獨與君疎闊或隔歲一見或一歲三四見然相視莫逆亦與諸君等也戊申八月杪存君館中君言笑款曲甚至未匝月而聞君訃傷已廕培將以庚戌十二月初三日葬君及曹孺人於六合縣峨眉山之原先期請銘余誼不獲辭因次序其生平而系之以銘曰

藏器不用反吾性眞恬於勢利廼見斯人緬昔子雲自矜寂寞行不副言人嘲投閣好古樂道君實過之後有來者請視斯辭

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

夫人劉氏江蘇山陽人乾隆甲戌進士麻城縣知縣希向女同縣文學丁君琮之繼室也有子三人易智晏女五人孫六人壽徵壽昌皆縣學生師曾壽淇師閔壽辰俱幼以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壽七十有九將以次年十月十三日祔葬於縣東盧家灘之原文學君初娶於郝無子早卒夫人年十九來歸事舅姑稱孝綜理家事內諧外附嘉慶丁卯遭文學君之喪家日以窶稱貸無所唯紡紝以給朝夕及撫諸子成家獲再造親族子女無所依者夫人收養之任其婚嫁人以爲難撫諸子極有恩誼方窮約時浹旬或一具肉食分給子女而自茹鹽菜然教督甚嚴未嘗有所寬假易國子監生候選州同智淮安府學廩膳生有聲庠序晏嘉慶己卯優貢生道光辛巳恩科舉

人尤知名文淇於庚辰夏自都南還與晏偕時晏年才二十五歲長身瘦削如不勝衣而議論古今風發泉湧詢其學之所自則對曰吾母四十歲始生晏生十三年而先君子見背晏出就外傅抵暮方歸吾母已先立戶側漏下猶不熱膏火俟陳書几上始然燈常謂讀書自有用處毋亟亟求名晏之稍有所成不爲俗學所汨沒者皆吾母之教也余時心儀之甲申丁亥晏再佐荒賑戊子春晏又浚郡城市河辛卯余以試事赴省見山陽人詢其事僉謂晏勇於任事矢公居潔當事加獎敘母夫人聞之曰爲善毋近名命晏力却之余益歎賢母義方之教尤流俗之所難今日月有時易等具狀請埋幽之辭余既次其狀復質以素所聞者而系以銘曰

母雖宦族生不驕卮匱恪奉井臼操綢繆家室免漂搖孤

子熒熒惟母恃家督辛勤率諸弟一日千里雙驟駟大女
適程四適袁齊歸侍疾忘朝昏袁中暈死兄瞽吞烝烝孝
友萃一門嶄然頭角見諸孫銘詩幽宮貽後昆

先府君行略

府君姓劉氏諱錫瑜字懷瑾一字琢齋先世居溧水曾祖
國學生諱春和始由溧水遷揚州以長子守備君起寅貴
贈明威將軍祖諱起泰國學生考諱瞰與其從兄儒林君
瞳占籍儀徵補博士弟子府君昆弟六人伯仲早卒三伯
父諱錫章僑居鹽城四伯父諱錫璜補郡文學出嗣儒林
君後六叔父諱令聞府君年九歲卽失怙恃家室蕩然遂
至鹽城值三伯父爲事牽累窮于生計不能撫育府君賣
豆于鹽城市上日得二十錢僅供饘粥四伯父廉知之乃
往攜府君歸親爲教讀是時府君年十二歲始入家塾讀

四子書詩書易三經至十四歲四伯父又卒遂廢讀亡族
兄肆習賈未及三載有同業張翁者習知府君年雖童幼
而老成幹練遂以肆事託焉府君顧念每歲所得不過二
十金無以立家業遂有志學醫購四大家書讀至夜半晝
則執業默誦所讀書間人有奇方多方購覓躬自修合求
治者其效如神日不暇給如是者幾十載張翁乃另延一
人治肆事仍請府君總理其綱府君乃賃宅別居自是病
家有餽遺者始收受之前此不受一錢也年三十五娶吾
母凌孺人時六叔父已成立舉室來依家累日重府君素
性恬淡不與人爭利每揭債以供朝夕遇貧苦者悉心診
治或不能具藥餌則出資助之嘗有役夫某住河東患背
疽府君每日徒步渡河其家赤貧無甘旨調理府君袖錢
往遺之又有患危證者眾醫莫能治其家已無生望最後

延府君往時值炎夏斗室中狹隘殊甚患者卧牀不言語者已三日瘡口潰裂蠅蚋叢集家人莫敢嚮邇立戶外以長竹繫塵尾爲之驅蠅府君一視輒謂可治其家猶未敢信府君曰汝家貧若此吾豈望報哉然其證實可生遂朝夕往視未匝月全愈若富貴之家隨其酬謝從不之較亦未嘗以他事干謁自六十後家計稍裕始免揭債有餘卽以周窮乏先是有祖遺香肆一區長房次房輪年直業其不直業之歲直者貼銀三十金次房以府君幼弱遂獨據其業起家至數萬金時府君困甚親族勸以約劑往通計三十年應得之數不下千金否則令其還肆府君曰吾兄若慷慨者不待吾告告則爭爭而得利吾弗爲也及其家中落子孫幾無以自存府君極力拯助之無少吝凡族中無主後者每歲必省視其墓厯數日乃罷弟子貧不能具

修脯者盡心教誨之年至八十有延請診視者始謝絕之
然遇有危險之證踵門來告者猶爲之處治方藥鄉之人
言及府君者無不稱其厚德焉性好讀書資質最敏壯年
所讀者至老猶能背誦暇卽瀏覽載籍以自娛樂後因目
力昏耗乃已府君自悔幼時失學不能承先人儒業僅以
貴補國子學生乃令不孝文淇讀書每自塾歸必督課盡
一燭率以爲常時值屢空親串有勸令廢讀者府君堅執
不肯及文淇應布政司試凡十四次無所遇而府君初無
幾微不豫之色蓋冲和澹定不以人事得失介懷類如此
以故年登九十矍鑠強固去歲精神稍覺衰弱今歲夏秋
間漸形頹憊然飲食猶能如常詎意寢疾二日遂至不起
嗚乎痛哉伏念府君少時流離顛沛中年勞苦拮据可謂
備生人之極艱竭力經營家獲再造而力行善事至老不

衰生平隱德爲文淇所不及知者甚多積善之躬當食厚
報顧文淇學業謫陋不能有所顯揚蚤夜常用自疚然以
府君精力強固人僉謂期頤可卜卽文淇之心亦私冀優
游頤養可稱百歲之觴乃侍奉無狀竟隕天年此皆不孝
罪孽所鍾天降之罰夫復何尤嗚乎痛哉府君生于乾隆
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丑時卒於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八日
戌時享年九十有二歲恭遇 覃恩三膺乘帛配凌孺人
先府君十八年卒生子一卽不孝文淇嘉慶己卯科優貢
生候選訓導女一適同縣附學生員陳傳洛孫一毓崧道
光庚子科優貢生孫女一適國學生田溥光曾孫壽曾幼
文淇將以明年二月某日奉府君柩與吾母凌孺人合葬
于城西郝家寶塔之原文淇苦塊餘生昏迷瞽亂於府君
懿行罔漏實多然不敢以無實之辭誣我先人伏惟當代

立言君子賜之傳銘以光窀穸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謹
狀

先母凌孺人行略

母姓凌氏先世泰州人明御史公諱儒之後也祖太學君
諱鸞始遷于郡城父處士君諱士駮母張孺人處士君性
淳篤里中稱長者張孺人生育繁家貧無傭常躬自操作
母十歲許習箴紉暇卽提挈弟妹代張孺人之勞焉年二
十五歸于劉嘗以不逮事舅姑爲恨家君有姊嫁於陳無
子旣寡而歸母每事諮之而行族長老皆稱曰賢家君以
醫自給而不責謝於人生計日窘母秉氣素弱幼卽多疾
值家計之艱凡飲食烹飪衣服煩擱之事咸取具於一身
以故身益多病生子一卽不孝文淇女一適縣學生陳傳
洛文淇少時出就外傳歸家君夜督課母室或無燭恒默

坐聽誦聲以爲樂每逢試事率解衣質錢以資行李文淇初入學有小姓某饒於財欲得以爲壻陪奩許千金家君在泰州未歸親串多勸母許之可以救貧者母不允某遣人婉言再三終不能得母之明大義而不苟取類如此時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文淇往受業人或勸令文淇訓蒙可少得修脯以佐朝夕母以學未成不許文淇每自書院歸省家或斷炊輒鬱邑累日母則諭以專心讀書勿以家事爲念從桐生先生學凡四年而後授徒餬口焉母嘗戒以非束修所入不得妄取非文字之友不得妄交文淇謹受之不敢怠然德業不進其負吾母之訓者固已多矣近歲家稍裕粗免飢寒母精神亦漸康強而外家多故時聞張孺人與在室兩妹又相繼下世母以是戚戚無一日歡母之血氣於是始衰耗矣嗚乎痛哉歲壬午母年六

十有六秋間文淇赴省試母食飲起居如平時七月二十八日忽得吐瀉疾憊甚然神明不衰文淇之姊歸視疾問所苦母曰無所苦但此疾恐不起姊與文淇婦黃氏泣請遺命母惟勗文淇凡事小心謹慎及文淇之子必令讀書而已文淇於八月初二日在省間母病星夜奔歸次日抵家母已於初二日棄養不孝僅得視含殮嗚乎痛哉生不能養病不能侍湯藥歿不能視屬纊其尙何以爲人哉謹撮舉生平崖略泣血以書敬求當代碩儒哀而賜之傳銘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謹狀

祭洪桐生師文

維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七月庚戌包世臣翟慎典凌曙包世榮薛傳均劉文淇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桐生夫子之靈而言曰嗚乎喬柯墜葉秋陽匿曜怪鵬書

占靈虵夢告金鑊孰投赤丸曷效寂寞黃墟悽愴元校緬
惟夫子經師人師儼直五夜出守一麾著作在 朝政績
在沂史臣華袞邦人祝尸汲黯辭官文翁主講五百學徒
三千都養飲食教誨誘掖勸獎如何奄忽遽遊決潏廣廈
一空泰山安仰世臣薄遊滯迹邗水屢尋行滕頻蒙倒屣
播諸鉅公期以國士說甘於肉言莫逆耳北海薦襁荊州
識李我謁都門公游蒿里杖履竟違飯含未視將誅先生
責在後死慎典不材輟駒促局執友情敦同館誼篤馬帳
聽經鄭門著錄偶焉窺豹輒許折鹿先業屢稱後嗣是勗
頻年客遊今茲歸復擬謁講筵詎登僊籙哀憤填膺涕泗
盈掬曙生窮巷獲侍禮堂執竿漂麥挾策亡羊拔我闌闔
置我宮牆深憐孤露非分揄揚兼校劉錄略涉曹倉忍辭
淮浦愁泛衡湘楓林閃黑梁月昏黃永隔顏色痛絕肺腸

世榮單寒從兄問學龍門撰履鱣堂抱焦猥以砭砭猶承
琬琰親授一經躬御三爵小善則揚微疵必索三益是獎
寸心轉忤寢疾幾時問安猶昨云何悲吹不聞警鐸傳均
束髮側聞德馨請業南閣問字雲亭奇觚握素汗簡削青
薦之宗匠謂能詒經時荷折柬滋慚叩筵常憐屈蠖不辭
燭螢悲風弗弗涼雨冥冥云何輟瑟不放重局文淇駑鈍
未能遠鶩退飛若鷁不遷如鶩恭承誨言稍知警悟弄筆
解頤廢書逢怒靄靄祥風載沾雨露烈烈雷霆頓撥雲霧
哀哉長辭邈焉莫遇恩鏤寸丹悲纏尺素嗚乎魂衣在座
遺挂入室昉有舊交翻無弔客淚冷荒苔聲淒秋蟀所冀
濟美端賴二難競秀華鄂齊芳蕙蘭魂魄攸託骸骨未寒
高春一逝朝露遂晞相嚮而哭如無所歸莫以濁酒侑以
荒辭靈來仿佛魂兮有知嗚乎尚饗

祭辭子韵文

維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十一月庚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於文學辭君子韵之靈嗚乎如君之學江淮所少如
何命蹇含光弗耀如君之年存者實多而遽歿謝傷哉則
那君之嗜學如蟻慕羶少喜駢儷玉溪樊川及宗許鄭鉛
華盡捐爲學日益執心愈下訥訥不出世無知者命宮磨
蝎少樂多憂憂無可告傷哉遠遊矯矯陳公士林之表君
參蓮幕推襟送抱說甘於肉欽爲國寶君感其遇襄校盡
誠凡試古學君爲之程傳抄紙貴閩嶠知名與君厚者方
爲君喜謂君生平得一知己如何奄忽遽聞君死古人有
言名者公器慎毋多取爲天所忌君不近名名亦未廣胡
爲天忌遽歸泉壤某等投分迴異等倫淡而彌旨久而益
親憶昔餞君慘不忍別千端萬緒莫可言說繼念歸期約

略三載合并有時愁顏少解詎知此別遂成永阻凶問乍
來泣涕如雨亦有同志赴試海陵途人奔告行哭失聲旅
櫬言歸家童護奠孤舟單旒魂魄猶戀君之遺書閨中已
刻更謀不朽刊詞伐石嗚乎哀哉賦才則豐賦命何薄百
緣未了煢煢焉託嗚乎哀哉入君之戶不見容儀有肴在
筵有酒盈卮平生不忘神其來思嗚乎哀哉尙饗

青溪舊屋文集卷十

青溪舊屋詩集

儀徵劉文淇

擬謝臨川遊山

同人分做江文通
擬古四首存一

晨興凌絕巘夕栖戀空谷陰壑足流眄陽崖任遐矚窈窕
媚煙蘿檀欒秀雲竹沿溪踰環迴登棧詠盤曲瀑響無古
今嵐光有昏夙杳渺三神洲迢遙九疑麓勝概訝推遷幽
景貪往復委懷憇青山忘情謝丹轂遂初愜宿心涉遠縱
遊目觀化遺浮名澹慮絕塵俗長嘯樂棲遲浩歌去羈束
惜無同登人俯仰悵孤躡

雁冢

并序

寶應柘溝弋者射一雌雁落地寺僧買而畜之經年忽有
一雁自空下乃其雄者兩雁悲鳴久之遂交頸而死僧埋
諸寺側題曰雁冢劉君楚楨

寶楠

徧爲徵詩以廣其傳余

按魏書釋老志云顯祖因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
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左右對曰
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歎於
是下詔禁斷鷺鳥不得畜焉此雁之事與彼相同而契闊
經年卒獲與其偶偕死則爲尤異爰仿樂府之體以詠之
云

飛鴻東南翔中途遇矰繳老僧乞護持梵宇暫棲託

一解

比翼昔連枝分飛今斷梗忍死待其羣孤單恒戢影

二解

磬磬聲何悲雄來求其雌經年涉萬里迴翔下見之

三解

相見各哀鳴似訴離別情情長曷有極忍聽斷腸聲

四解

斷腸猶未已宛轉絕吭死毅魄埋空山貞心咽流水

五解

微禽有摯性流傳光翰墨多少薄義徒荒墳人不識

六解

九日偕楚楨登高歸途遇雨

聯襪步郊垌振策越林莽三秋清霜肅九日澄霽賞驕陽
威尚留餘燠氣猶益輕波泛畫船和風拂酒幌名園叩扃
尋峻嶺拾級上吹衣暖披襟脫帽汗盈顙霏微石礎潤蓬
勃香塵袂斜暉倏忽匿驟雨長空漾俯視行潦橫側聽簷
溜響登臨人似織奔走兒負襁晴陰在轉盼變幻那容想
乃知浮生事苑枯如反掌得閒心已足偕遊神益爽歸詠
共陶然君懷本高朗

次楚楨看牡丹韻

不分姪紫與嫣紅春滿平蕪一望中莫向芳叢怨遲暮好
花無限待秋風

綽約新枝畫檻前萋迷芳草豔陽天偷閒我亦關園屢記
取春光又一年

別號舍

并序

辛卯秋賦與楚楨同寓金陵計前後省試已十一次與楚楨同寓亦五次矣相約此後閉戶著書不復應舉因仿陳亦韓先生作別號舍詩索楚楨同作以堅其約
四十年華轉瞬間秋風廿載鬢先斑名山自有千秋業從此歸來只閉關

壯歲齊名說二劉白門同載幾經秋知君亦自甘樗散好向江湖覓釣舟

附和作

余與孟瞻相約著書辛卯以後不復應舉是科復同赴省試孟瞻作別號舍詩見贈因步韻荅之

劉寶楠 楚楨

壯歲聲華伯仲間蕭蕭都見鬢毛斑十年贏得頭銜在

余與孟瞻同以己卯貢太學

收拾殘書返故關

余將挈眷自郡城歸寶應

天涯王粲竟依劉

時余甫應皖江學幕之聘

叢菊花開兩地秋遲我

湖干垂釣處夕陽亭畔弄珠舟

孟瞻置田北湖擬同上築湖上今雖欲歸寶應

此志猶未忘也

見孟瞻楚楨別號舍詩有感於中因步其韻

孫應科彥之

幽情久付白雲間十二年中鬢更斑慣說不來今又到

只因無計掩柴關

余壬午省試後作詩云除是兒曹能接武一鞭重指白門山

生平敢說氣吞劉江上相逢又暮秋老我尚餘豪興在

海天同泛釣鰲舟

辛卯鄉試改期九月余有疾未赴孟瞻以別號舍詩寄

示爰仿楊雄反離騷之例作憶號舍詩荅之卽次原韻

柳興宗寶叔

廣厦新修千萬間

去歲新修號舍

軺車絡繹走斑斑咄余已屬

七科謫

余自丙子至戊子應省試已七次

風雨蕭條卧故關

無端二豎苦虔劉辜負闡場九月秋羨爾雄文光射斗

良宵應夢日邊舟

奉荅汪冬巢先生

潮生

見東之作

對月延清景停雲憶舊遊虛懷真老輩實學邁時流讀書忘摹擬談詩許唱酬何當趨蔣徑朗照玉壺秋

疊別號舍詩舊韻

并序

壬辰秋湯敦甫師復主試江南凡三次矣文淇以有故未赴因疊前韻藉述鄙懷

風木悲深醉夢間

壬午以錄遺故赴金陵稍早入月朔驚聞先妣病耗星夜奔歸僅得視含殮

一經追憶淚痕斑鮮民十載傷心事得失雞蟲了不關

賦成六合不唾劉爲我驚心落葉秋

每江南榜出師聞洪被落輒逢人道屈

此際桂堂勞摸索那知未買秣陵舟

附和詩

步孟瞻別號舍詩原韻

梅植之 蘊生

回首風簷幾萬間到來七度鬢將斑
虛名未得親先逝不獨窮愁坐掩關

記曾僦屋與包劉忽漫分襟幾處秋

戊子省試余與孟瞻楚植孟開同寓

辛卯余丁外艱孟開亦丁內艱返里惟孟瞻楚植偕行今年楚植游幕皖江抱疾未入場孟瞻以尊人微恙不試
天意蒼茫人事幻對君心似泛虛舟

送楚植游保定

并序

康熙乾隆間揚郡先達如喬石林侍讀孫邃人刑部皆以爭河事與當道忤直聲振天下近今河事亟於往時楚植每言及輒慨憤不已茲將就館保定下屆甲午就近應京兆試於其行也詩以餞之質俚無文惟期楚植異日居得言之位抒建白之志爾時道光壬辰閏九月也

自昔繁華地冠裳雜還投誰令恒產薄翻作旅人謀况復
金隄決真同泮水流今歲入月二十一日龍窩汎決堤全黃入湖蒼生求奠定
草野敢忘憂

欲別心難已將行首重回典型鄉袞遠氣節布衣培試挾
陳琳筆先登郭隗臺終期致身日莫忘澤鴻哀

李蘭卿觀察彥章招同桃花庵修楔和新城王文簡公冶

春詞二十首
存六

平生師友廿年中講院梅花樹樹紅回憶沂州觴詠事驚

心彈指太匆匆歙縣洪桐生師由翰林出守沂州解組歸掌教梅花書院每歲春花盛開時攜諸生

出游一路吟諷之聲不絕屈指計之已隔三十年矣

故人幾處逐雲飛憔悴年來見面稀白馬湖光牛渚月懸

知沽酒典春衣寶應劉楚楨久居郡城涇縣包孟開旌德姚仲虞前此並客揚州今各反里

桃花泉水映霞紅客館增修地數弓一自南豐筵散後寓

公踪跡歎飄蓬

寶山毛生甫新化鄧相舉諸君往年皆在曾寶谷侍郎節署居桃花泉軒中曾公去

後幕客亦是散矣

率經辭漢困無涯嗜學汪倫病可嗟今日墓門俱宿草春

郊難認履痕斜

甘泉辭子韻處困績學儀徵汪小城力疾著書惜其俱不永年

推袁敢自稱佳士

說項真教感故知縣包慎伯先生以余

及楚楨蘊生熙載西御句生諸君對

此際豐臺看芍藥定吟婪尾念將離先

生在都門會試

西園學士稱豪邁池館荒涼已化煙今日歸舟重過處鶯

鶯燕燕總堪憐

全椒吳山尊學士疇昔寓西園曲水時文酒之宴極盛今其地僅存遺址而已

題包慎伯先生

世臣捧檄圖并序

六月十三日蘭卿觀察招集嵐漪書屋餞慎伯先生之官

江西卽題其捧檄圖是日爲黃山谷補作生日以山谷詩

淮南二十四橋月分韻各賦五古一章分得十字

離離百尺桐孤根常獨立翩翩五色鳥弱羽常載戢匠石
不肯顧阿閣無由集未遂高岡鳴空作爨下泣神龍揚光
輝燭照靡弗及萬物慶昭蘇那復重淵蟄童叟抱奇才老
始沾階級花下奉板輿去去勿烏邑不見毛子節爲親仕
亦急況今重守令吏治君所習勿嗟歲華晏精力猶足給
胸藏萬斛泉資深任注挹慈祥夙在抱詎肯如東濕變常
功須百易業利必十坤輿善承天動闢靜仍翕芻言用自
慚螢光空熠熠所冀若谷懷細流無不入仁待善政成雅
歌吾能緝

奉酬蘭卿觀察和范文穆公鹿鳴宴勸駕詩

二首
存一

平生敢說誤爲儒華髮盈顛十上書退鷁又隨南浦瓜登
龍誰擬北溟魚青山到眼如迎我白水盟心久負渠深愧
使君猶勸駕可能文字重鄉閭

楚楨將赴禮部試同人餞諸湖上賦詩送行

湖干設祖道計偕赴春明臨別更舉觴贈言朋友情強仕
非晚達待時期先鳴立身有本末守道關重輕勿爲叔孫
傳希世博虛名勿爲公孫相曲學邀殊榮願君守素志坐
言起必行通儒建樹遠一雪處士聲

包孟開慎言過揚將赴禮部試卽席書扇贈別次蘊生韻
不暇忽忽唱渭城好將吉語送君行春風十里青油幕老
眼看花分外明

送姚石甫先生瑩觀察臺灣

臺澎真奧區夔絕重洋隔民情好鬪閱官務稱繁劇惟公
邀 帝簡超擢逾常格朝秉通守麾暮樹外臺戟亮哉

聖人聰足使遠俗革舊部聞公來欣欣手加額威惠
必兼施次第抒善策鹽車昔困驥蕩節今乘驛鯁生慙濫

竿龍門幸著籍壯遊不獲從離緒無由釋歌謠訪閩疆書
函寄海舶側耳聆政成頌聲被金石

寄傅卧雲先生

豐城有布衣少小工劍術每於酒酣時雙丸袖間出寒光
迸四筵可望不可卽疑是延津龍騰精返故宅兼通權家
言奇謀探秘笈杖策謁軍門誓平川楚賊吾謀適不用撫
膺空太息還山卧白雲嘯歌消永日時作五嶽遊那能受
羈勒憶昔來揚州偶作檇園客洪桐生師時寓檇園先生下榻園中我時從
舅氏謁翁初相識凌曉樓舅氏與先生善翁年四十餘長髯森如戟
豪談驚廣坐辯才孰能敵一別三十年我今髮已白聞翁
顏轉少雄健猶如昔賣藥南昌市韜光深自匿仲冬梅作
華壽星輝四壁含飴弄孫子至樂家庭集我欲祝翁壽道
遠何由得作詩勸加餐眉壽永無極

題黃春谷先生

承吉

一經授子圖

古書難得讀者多今書易得讀者少古讀一經通羣經思
無越畔農功好今習羣經經反荒甫田不治田生草豈其
時會有變遷墜緒茫茫有誰紹我聞讀書先識字字義不
明經難曉我聞識字先審音聲音不明義難了形聲相益
字乃成形實聲虛極天巧以虛筦實孳無窮此際源流費
探討若者爲源若者流每一尋思輒紛擾先生妙解真入
神文字一一窮幽渺上探星宿下尾閭眾流斷絕塵昏掃
正合通轉辨毫芒轉注假借析分秒金閨通籍三十年歛
鐸藏鋒守冲抱經生結習不能忘手執一編肆稽考勿嗟
老來得子遲頭角嶄然實家寶凡將爰厯試授讀正訛刊
誤解糾繞有時桐陰倍文誦如瓶瀉水客傾倒童叟氣度
宛老成秀挹靈區超物表河間禮經翁絕學爬梳大義日

星皎六丁雷電下取將草創未就心如擣幸哉有子讀父書談遷彪固續文藻他日禮堂寫定時我願爲翁校新橐戲作別席號舍詩再疊別號舍詩舊韻并序

余自辛卯場後作別號舍詩壬辰秋未赴省試復疊前韻甲午乙未爲及門牽率不能堅守舊約丁酉頭場坐席號甚委頓己亥科諸生復有勸行者賦此示之

漫言廣廈萬千間一宿遽廬鬢更斑似此折磨真不少也應參透利名關

諸生懇款願依劉勸我重吟白下秋蒲柳自慚衰鈍質銀河那許汎仙舟

附和詩

孟瞻以別席號舍詩見示次韻奉荅 孫應科

聲名突過杜林間

君著有左傳舊注疏證

鬢已星星戲彩斑尊公

先生年梅柳紛紜占春色謂蘊生賓叔推君詞賦動江關

從來鼎峙說孫劉改歲聯吟白下秋喬梓同登應不遠

雍正癸卯科先高祖及先曾祖同捷道光庚子科盛事屬君家矣莫教散髮掉扁舟

題陳奎五軍門階平松鶴圖

不戀乘軒樂飄然返故山徘徊還起舞壯志九霄間

鬱鬱推時棟風霜閱歷中歸來依大樹獨坐不言功

題阮賜卿先生福江鄉齋賚圖

萊衣照路有輝光珍賚親齋出上方持節登堂拜家慶

昇平盛事重江鄉

章平世澤久傳經恩許循陔過鯉庭獻壽稱觴欣日

永天申吉語祝延齡

湯敦甫相國夫子金劍游龍杖歌

蓼花品類各不同就中一種名游龍深紅顏色不可徒沿

江霍靡搖秋風此種由來生水國人家亦向園林植幾株
掩映鳳仙旁幾株搖曳雞冠側曲徑遙含露氣清閒階靜
對月華明紛披雖具龍盤勢冷淡誰憐蠖屈情蕭山相國
延清賞展轉低徊結遐想戒僮慎勿鋤爲薪呼工大可栽
爲杖栽成行地輕且堅乃知人巧本天然種竹攜來綠野
畔看花扶向平泉邊平泉豈須營別圃綠野何必皆鄉土
盤澗多情眷玉京觚稜有夢懷瓊宇倬直黃扉倍慎矜曩
時清節常懷冰廣厦久爲寒士庇龍門競許賢豪登公之
愛才真入骨公之好善真如渴袋內英奇錄姓名籠中藥
物藏洩勃賤子擁腫似櫟樗累公拂拭慙焉如殊尤拔取
充庭實南金東箭光階除公今棲遲在空谷此心仍自盟
幽獨要爲巨室求棟梁猶有閒情寄草木豈無名材老深
山不逢匠石徒愁顏澗底松根空斷節湘中竹淚盡成斑

惟茲小草蒙深睨白雪新詞發高唱奇製宜增陸氏疏佳
名載續嵇生狀扶老輕身健若何桃枝靈壽詎云多欲知
隨地儲材意試讀游龍拄杖歌

題王霞九先生

贈芳

賢母劉太夫人青燈課子圖

少小弄柔翰黽勉日不遑師授入家文所嗜在歐陽歐陽
有賢母其阡在瀧岡讀書兼論世德業吾能詳公志在遠
大忠直無他腸遙遙千餘載碩望疇能方觥觥觀察君後
起生公鄉間名未識面結念徒傍徨往讀鹽法疏其言慨
且慷自餘所焚草無由傾篋筐濟時有良策函鼎一轡嘗
今披青燈圖慈教知不忘廬陵兩賢母前後相輝光願言
辭東山清芬久彌揚無爲歌思頽庶以佐時康

懷丁儉卿

晏

觀濤最喜枚乘筆聽笛爭傳趙嘏詩後起惟君兼二妙洛

陽紙貴已多時

懷人六絕句效少陵存歿口號

井序

余素少交游自姻戚以外生平相知至厚者不過十數人就中子韵交最久季懷子敬子駿孟開次之楚楨儉卿蘊生仲虞賓叔彥之又次之最後乃得石州今存歿各半卽其存者亦散處四方惟賓叔館於揚郡尚得偶相過從適楚楨自直隸元氏郵書索取近作爰仿少陵存歿口號賦六絕句寄之以懷人爲題故朝夕相見者如茗香季子熙載西御句生諸君皆未之及云道光庚戌十一月朔日識搜羅寶應圖經富應圖經續補延昌地志詳平定張石

昌地志元氏甘棠誰薦達石州宿草劇淒涼

丁鴻豪健才猷懋

山陽丁儉卿究心桑梓利病見所著石亭記事

姚信凋零樸學

深旂德姚仲虞深於周多口未妨稱國士苦心何處覓知

易著有一經廬叢書

音

柳氏文章師子厚

丹徒柳寶叔

梅君詩筆勝都官

江都梅蘊生有嵇庵集

一經行世迂迴待

寶叔精於穀梁春秋著書七種待刊

片石貽孤鄭重看

蘊生

家藏唐貞元田府君石

五色明珠輝甕社

高郵孫彥之與華老同族編四書說苑

九苞威鳳耀河東

甘泉韓子爵系出河東著說文

珠光久照人將老鳳彩先

消遇最窮

廣文有道官偏冷

歙縣閔子敬官全椒學博有古君子風

公子多才命不猶

歙縣洪子駿為桐生師嗣子

苜蓿闌干情自適芙蓉搖落稿誰收

子駿工詞

有殘荷詞尤佳今遺集不存

大包君與小包君講藝談經迥不羣

涇縣包季懷撰毛詩禮徵其族子孟開治

公羊論鍾阜孤墳悲夜月

季懷葬江甯

金臺旅館悵寒雲

孟開客

京師館於呂鴻臚宅

題王西御

僧保

秋橋唱和圖

并序

道光壬午西御與其弟句生

翼鳳

及梅蘊生省試後買舟

石城橋同賦秋柳詩繪圖紀事咸豐癸丑粵寇陷揚郡西
御殉難收復後謝守之購得此圖出以屬題時句生游浙
江學幕蘊生物故踰十年矣

卅角論交卽識君元龍豪氣迥超羣誰知晚值紅羊劫白
髮蕭蕭陷賊軍

絕粒吟成絕命詞誦君遺什淚漣漣劇憐垂死呼號際猶
盼官軍奏凱時

風景何殊跡已陳白門楊柳浣緇塵披圖誰不增惆悵却
少新亭對泣人

青溪舊屋詩集